

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

徐霞客游记 下

凡早稻种，秋初收获。当午晒时，烈日火气在内，入仓磨中，其闭太急，则其谷粘带暑气（勸农之家偏受此患）。明年田有真肥，土脉发燥，东南风助暖，则尽发炎火，大坏苗穗。此一灾也。若种谷晚凉入库，或冬至数九天收贮雪水、冰水一瓮（至春即不验），清明湿种时，每石以数碗激洒，立解暑气，则任从东南风暖，而此苗清秀异旁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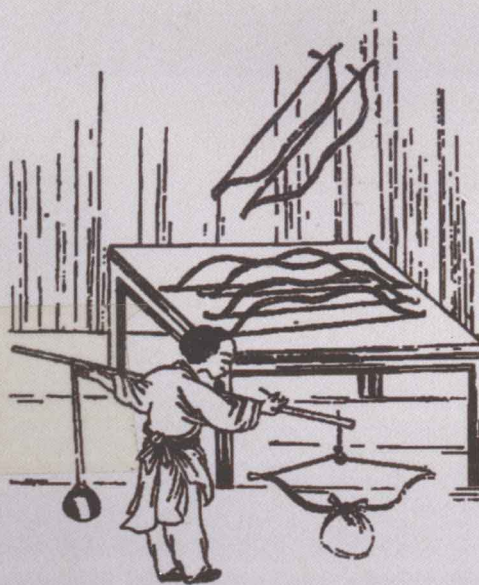
（蒙在种内，反怨鬼神）

凡稻撒种时，或水浮数寸，其谷未即沉下，骤发狂风，堆积一隅，此二灾也。谨视风定而后撒，则沉匀或秧矣。

凡谷种生秧之后，螃蟹鸟聚食，此三灾也。立标飘扬鹰狗，则雀可驱矣。

凡秧沉脚未定，阴雨连绵，则根折过半，此四灾也。遇天晴暑三日，则粒粒皆生矣。

凡苗既茁之后，苗上无津透发，高风复热，苗内生虫（形似蚕茧）。



緯紡



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

徐霞客游记·下

明朝·徐弘祖／著

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霞客游记/华辰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7. 5
(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)

ISBN 978 - 7 - 80723 - 230 - 8

I. 徐… II. 华… III. 游记 - 中国 - 明代
IV. 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3843 号

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(徐霞客游记·下)

主 编: 华 辰

责任编辑: 王月霞

装帧设计: 辉煌时代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电 话: 0471 - 4919981(发行部)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2552 千字

印 张: 111.75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3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80723 - 230 - 8

定 价: 528.00 元(16 册)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卷四下

西南游日记六（广西）

十二月十一日夜雨达旦。余苦疮，久而后起。然疮寒体惫，殊无并州之安也。时行道莫决，闻静闻讣音，必窆骨鸡足山，且问带骸多阻，余心忡忡，乃为二灶请于天宁寺佛前，得带去者。余乃冒雨趋崇善以银畀僧宝檀，令备蔬为明日起窆之具。晚抵梁店，雨竟不止。

十二日雨不休，午后小止。余市香烛诸物，趋崇善，而宝檀、云白二僧欲瓜分静闻所遗经衣，私商于梁店，为互相推委计，谓余必得梁来乃可。而梁故坚不肯来，余再三苦求之，往返数四，而三恶互推互委，此不肯来，彼不肯去。及余坐促，彼复私会不休。余不识其展转作奸，是何意故？然无可奈何。惟日夜恳之，而彼反以诟言詈焉。

十三日晨起，求梁一往崇善，梁决意不行。余乃书一领求梁作见领者，梁终不一押。余复令顾仆求二僧，二僧意如故。乃不得已，思鸣之于官，先为移寓计。遂入城，得邓贡士家旧房一间。乃出城，以三日房钱畀梁，移囊入城，天色渐霁。然此寓无锅，市罐为晚餐，则月色皎然，以为晴霁可望矣。

十四日早闻衙门蹀屐声，起视之，雨霏霏如故。令顾仆炊而起，书一揭令投之郡太守吴公，而是日巡方使者自武缘来，吴已

往候于郊，顾仆留侦其还。余坐雨寓中，午余，余散步察院前，观左江道所备下程及宣化县所备下马饭，亦俱丰腴。还寓，顾仆以郡尊未还，请再从崇善求之。余复书，顾界之去，仍不理焉。

太平、南宁俱有柑而不见橘。余在向武，反食橘数枚。橘与柑其形颇相似。

边鱼南宁颇大而多，他处绝无之。巨者四五斤，小者亦二三斤，佳品也。鲫鱼颇小而少，至大无出三寸者。

十五日五更峭寒，天明开霁。自初一早阴至此，恰半月而后晴朗。是日巡方使者驻南宁，接见各属使，余上午往观。既午，吴郡侯还自左江道。令顾仆以揭往诉静闻事，吴亦不为理。下午，出城觅车夫，复俱不得，忡忡而已。

十六日明爽殊甚。五鼓，巡方使者即趋太平府。其来自思恩，亦急迫如此，不知何意。想亦为交彝压境而然耶！然不闻其调度若何，此间上下俱置之若罔闻也。仍令顾仆遍觅车夫，终不可得。

南宁城北狭西阔，北乃望仙坡来龙，西乃濒江处也。北、东、南各一门，皆偏于角上，惟西面临江，有三门。

十七日再备香烛素蔬往崇善求云白熟而奠之，止索戒衣、册叶、竹撞，其他可易价者，悉不问。云白犹委候宝檀回。乃先起窆白骨，一瓶几满，中杂炭土。余以竹管逐一拣取，遂竟日之力。仍以灰炭存入瓶中，埋之旧处，以纸数层裹骨，携置崇善寺外，不容带入。则宝檀归矣。见余索册、撞，辄作盗贼面孔向余曰：“僧死，已安窆，如何辄发掘？”以索自锁，且以锁余。余笑而度之，盖其意欲余书一领，虚收所留诸物也。时日色已暮，余先闻其自语云：“汝谓我谋死僧，我恨不谋汝耳。”余忆其言，恐甚，遂从其意，以虚领界之，只得戒衣、册叶，乃得抱骸归。昏暮，入邓寓，觅烛，重裹以拜俱，即戒衣内者。包而缝之，置大竹撞间，恰下层一撞也。是日幸晴霁，故得拣骨涯滨竟日，还从

黑暗中见沙堤有车，以为明日行可必矣。十八日早起则阴雨霏霏，街衢湿透。余持伞觅夫，夫之前约者已不肯行。出沙堤觅车，车又不复得，乃还寓。更令顾仆遍索之城外，终无有也。

十九日晨得一夫，价甚贵，不得已满其欲，犹推索再三，上午乃行。雨色已开，阴云未豁。出朝京门，由五公祠即望仙坡。东麓东北行，五里过接官亭。有小水自西北注东南。又五里，越一岗，连涉南行小水，又五里，有一溪较大，亦自西北向东南注，此即向往清秀所过香象桥之上流也。盖郡北之山，东西屏峙，西抚于石步墟，东极于司叛之尖山，皆崇峰联属，如负宸其中。南走一支数起数伏，而尽于望仙坡，结为南宁郡治。又东再南走一支，南尽于清秀山而为南宁之下砂。此水，其腋中之界也。有木梁换溪上，渡梁遂登岗阜。又五里，越一最高岗脊东下，有泉一窞在脊畔，是曰高井。是由三下三上，屡渡小水，皆自东南注西北，始知其过脊尚在东，此皆其回环转折之阜，流之西北注者，即西转而东南下木梁大溪者也。共四里，又越一岗脊而下，其脊高不及高井之半，而实为西北来过脊以趋清秀者也。下脊又二里，再渡一溪，其流亦自西北注东南。过溪上岗又二里，为归仁铺，三四家在岗头而已。又东北望尖山而行，七里为河丹公馆，亦有三四家在岗头。乃就饭焉。又东北行，屡涉南流小水，五里，一溪颇大，有木梁架之，至长于前二溪。其溪盖自北崇山中来，有聚落倚其上流坞中，颇盛。越梁东上岗，是为桥村墟，数十家之聚。时方趁墟，人声沸然。于是北望尖山行，又屡涉东南流小水，十二里，北渡一木梁颇大，又三里，而至施泮驿，日将晡矣，歇于店。

二十日五更起，饭而行，犹未爽也。由施泮东北行，二里为站墟。又一里，降而下，渡一溪，木梁亦长。越溪东上共一里，逾一岗，已越尖山东北矣。途中屡越小水，皆北而南，又十二里，横径平畴中，其处北近崇山，南下平坞，西即所逾之岗，东

则崇山东尽，转而南行，缭绕如堵墙环立。又东二里，复得大溪自北山南注其内，溪北大山之下，聚落甚盛，曰韦村。大山负宸立村后，曰朝著山。渡溪桥东上崇岗，即南下之脊，为清秀之东郡城第二重下砂也。按《郡志》：东八十里有横山，高险横截江河，盖即此山南走截江而耸起者也。宋置横山寨，为市马之所。又东北二里有三四家在山岗，曰火甲铺。于是北下行山坞间，四面皆山水从东南透夹去。屡涉细流，五里，遂北折入山夹，两山东西骈立，从其中溯流北上，共十里，出夹束处汇塘堰水，有三四家踞山脊中度处，两崖山甚逼，乃名曰关山，土人又名曰山心。按《志》：昆仑山在郡城东九十余里，必此地无疑。然询之土人，皆曰昆仑关在宾州南，即谢在杭《百粤志》亦云然。按宾州南者乃古漏关，非昆仑也。世因狄武襄驻宾州，以上元飨士，夜二鼓破昆仑，遂以宾州古漏当之。至今在南宁者，止知为关山而不知昆仑；在宾州者，皆以为昆仑，而不知古漏。若昆仑果在宾州南十里，则两军以对垒矣，武襄十日之驻，二鼓之起，及曙之破，反不足为神奇矣。饭于氓舍。遂东北下山，一里，有大溪自北而南，其流汤汤，入自南宁境，尚无比也。盖关山南北水虽分流，犹南下郁江。于是溯其流，北行山夹间，其山屡开屡合。又十四里，得百家之聚，曰长山驿。聚落在溪之西，其北有两溪来会：一自西北；一自东北。二水会合，其北夹而成岗，有墟舍在其上，甚盛。乃渡其西北来之溪，陟桥登墟，循东北来溪之右，溯之行。又十里，溪水自东北盘坞中来，路由北麓而上，得数家之聚，曰里段墟，乃邕、柳界牌岭之南麓也。其去界牌尚十里。此地犹属宣化。盖邕、柳之水，以界牌岭而分：北下者由思笼西转武缘高峰岭西入右江；南下者入郁江。此界牌领南流之水，经长山而南，余以为即伶俐水之上流也。然土人云“伶俐水尚东隔一山；此水出大中港，其港在伶俐之西”云。

是日至里段约行六十里，日才过午，夫以担重难行，且其地

至思笼四十里皆重山，无村可歇，遂税驾不前。

二十一日平明自裹段北行，仍与北来水遇。溯之入五里，水左、右各有支流自山腋来注，遂渡一小桥，乃西北来支流也。又四里，又渡小桥。越溪之东，东北山夹又有支流下注。又北一里，始北上登岭，西瞰其流自西夹中来，则里段、长山大溪之发源处矣。北上半里，东入一隘门，其东有公馆焉，是为邕、柳分界处。门以内属宾州。公馆惟中屋为瓦，其门庑俱茅所盖。馆门东向，其前后环壑为田，而南北更峙土山。其水犹西坠馆右峡中，盖即前西麓登山时，所见东北夹支流下注之上流也。其隘土人名为界牌岭，又指为昆仑关。按昆仑为南宁地，去郡东九十五里；兹与宾分界，去南宁一百二十里，其非昆仑可知。今经行者见其处有隘，遂以昆仑当之。故《西事珥》云：“昆仑关不甚雄险，其上多支径。故曰：‘欲守昆仑’须防间道。”亦误谓此也。又平行岭夹，则田塍之东潴而为塘，三塘连汇，共半里，塘尽，复环为田之南巨山。山横峙田之北，列阜斜骞，而田塍贯其间，即过脉处也。其东，水北流矣。余初以小脉自北南过，及随水东北下，抵思笼而问之，始知其水犹西北转武缘南之高峰，而出右江，则此脉乃自南而北渡，北起为陆蒙山，迤迳西行，过施讲尖峰，又西走而分支南结为南宁；其直西又西为罗秀，又西为石步，又西尽于王宫，则右江入郁之东岸也。自过脉处又东半里乃下，又半里，下抵坞中。随水东北行，望前山一峰，尖而甚高，云气郁勃，时漫时露。五里，渐抵尖峰之南，渡溪而北。又二里，始见路左西山下有村倚焉。又东渡溪，于是循溪东而北向行。三里，已出尖峰之西麓，溪流东啮麓趾，路乃盘崖北上，转出崖北。二里，东北下，已绕尖峰之北矣。又行坞中二里，有小水南自尖山北夹来，北与界牌之水合。有小桥渡之，是为上林县界。自界牌岭来至此，皆为宾州境，而是水之东，又为上林境，以上林之思笼一驿，孤悬独界其中也。过桥，复东北升陟岗陀，

四里，抵思笼，村落一区在岗头，是为思笼驿。按《志》：思笼废县，昔也南宁属，不知何时割属上林。其地东西南皆宾州境，惟西北五十里至上林县。驿南面曰高尖山，北面崇山并障，东曰北斗山，西曰晒曲岭；遥山重叠正西者，曰陆蒙山。溪自界牌岭东北至此，扼于北山，遂转西南去，惟陆蒙隔于溪西也。

先是，雨色濛濛，初拟至思笼而止，及饭，而日色尚早，夫恐明晨雨滑，遂鼓勇而前。由思笼遂东下坞中，溯细流东行，一里，田夹既尽，复潴水为池。其池长亘一里，池尽复环塍为田，其南北皆崇山壁夹，南为高尖之东北垂，北为北斗之东南垂，其中夹而成田。共半里，即二山度脉之脊，水至是遂分东北与西南二派：东北者入都泥江；西南者入右江，为黔、郁两江脊，水之派至是始分。过脊随水东北行峡中，其峡甚束。又半里始降而下，有坊焉，复为宾州界。盖定州之地，东西夹思笼一驿于中，为上林南界者，横过仅七里云。既下，山愈逼束，路益东转，已越高尖山之东麓矣。按《志》：“宾州南四十五里，有古漏山，古漏之水出焉。其关曰古漏关。”即此矣；然土人无复知者。随水东下又三里，山峡渐辟，又六里，渐出峡，始东望遥峰甚高，双尖骈起者，为百花山。水折而北，路亦随之，出乃大辟。六里，为双峰洞，阳有庙东向，曰陈崇仪庙，乃祀宋守陈曙者。侬智高之乱，曙为宾守，以兵八千战于昆仑，兵溃，经略狄青以军法斩之，土人哀而把焉。后韩都督征蛮，见有白马朱衣而导者，知为曙显灵，故拓而新之。其地乱山回伏，无双峰特耸；若百花骈拥，虽望而见之，然相距甚遥，不知何以“双峰”名洞。《碑》曰：“在宾州三十里。”又北二里，有小水自西坞出，东注于大溪。即古漏水。又三里，乃渡大溪之东，溪乃东转，路亦从溪南随之。共东十里，溪北之山东尽，溪南之山亦渐东转而南，是为山口。其东平畴一望，天豁岚空，不意万山之中，复有此旷荡之区也！东望五里，为丁桥村，又东十里为宾州，皆在平楚中。谢

肇制云：“昆仑在宾州南十里。”此何据也？少憩山口，征三里路于途人。知者云：“当从此东北行，由北小岭入，是为口村。其道为径，可无宾州之迂。”时甫下午，日色大霁，遂由山口北渡大溪，从平畴中行。十里，抵北界小山下。其山颇低，自山口之北回环东北行，至此有村落依之。由村东又东北行五里，越山之北，复有坞自西而东，路横涉之。二里，有水亦自西而东注，架小桥于上渡之。又北一里，直抵北山下，其山乃北第二重东行小支。又有水直逼山麓，自西而东，架桥亦与前溪同。度桥，即北向登山，山巅有堡一围，名竹马堡，乃二年前太平节推吴鼎元，高州人。署宾州所筑，招狼兵五十名以扼要地者。上山半里，又从山上北行，半里，山北有水一塘，横浸山麓，四面皆山峡环之。下山，又半里，北望公村尚在坞北二里外，担夫以力不能前，乃从山北麓东行半里，投宿小村。村不当大道，村人初不纳客，已而一妇留之，乃南都人李姓者之女，闻余乡音而款留焉。其夫姓邓，随驿骑至南宁。

二十二日是为立春日。晨起，阴云四合。饭而北行田坞间。二里，抵北山下，是为公村。由树东越山而北，三里下及北麓，始见北向扩然，渐有石峰透突。盖自隆安西领入，土山崇卑不一，皆纯土而不见石，至此始复见峰嵘面目矣。于是复行平畴中，一里，北过一板桥，有小水亦自西而东。又北行四里，抵北小山下，有水从山下漱南麓而东，架桥渡之，遂穿山腋而北，于是北行陂陀间，西望双峰峻极，氤氲云表者，大明山也。其山在北斗山西北，为上林、武缘分界。按《志》：“上林、武缘俱有镆铳、思邻二山，为二县界。”曰镆铳而不及大明，岂大明即镆铳耶？又北五里，有大溪西自大明山东流而去，是又为宾州、上林之界。其水较古漏诸溪为大，故不能梁而涉焉。由溪北又三里，登一岗，是为思洛墟，宾州北来大道至墟而合。遂西北行，共十二里过白墟，又三里，为牧民堡，有卖饭于岗头者，是为宾州往

上林、三里中道也。又西北行十里，至开笼山，一名鸡笼，已直逼北界石山下。由岐北入石山夹中，其山千百为群，或离或合，山虽小而变态特甚。有分三岐者，东岐大而高，中次之，西岐特锐，细若竹枝，诡态尤甚；有耸立众峰间，卓如簪笔者。由其西转而北，入石山峒中。五里，北至杨渡，一大溪西由上林崇山中东流至此，直逼北面石山下。又有一溪北由三里山峡中南向入之，二流合而其溪愈大，循石山而东，抵迁江入都泥焉。方舟渡北山下，有卖饭者当道，渡者屡屡不绝，遂由其东溯南来溪西岸入峡。其峡或束或开，高盘曲峙，左右俱有村落。十里，峡复大开，四山环绕，中成大坞，有一峰当坞起平畴中，四旁无倚，极似桂林之独秀、向武之瑞岩，更小而峭。路过其西，忽树影倒垂，天光中透，亟东入之，则其中南北中进，南窍复有巨石自洞顶当门外倚，界洞门为二，门内裂窍高数丈，阔五丈，直透峰北者五六丈。出北窍，其上飞崖倒覆，蹇腾而东，若复道回空，悬树倩影。复入其内，又西通一窍，西北转而出，其中宛转，屡有飞桥上悬，负窠层透，又透西门焉。一峰甚小，下透四门，中通二道，亦琅岩之具体而微者。但琅岩高迥，而兹平狭耳。由岩北又北三里为桂水桥，溪水自西北漱崖，而南崖瞰溪临桥。昔有叠石为台，构亭于上者，曰来远亭，今止存荒址矣。越桥东，又北二里，为三里城。城建于万历八年，始建参府，移南丹卫于此，以镇压八寨云。时已过午，税驾于南城外陈队长家。其人乃浙之上虞陈氏也，居此二十年矣。晚日甚丽，余乃入城谒关帝庙，换钱于市而出。及就寝，雨复大作。

二十三日晨起雨止。既而日色皎然，遂令顾仆浣衣濯被，余乃作与陆参戎书，并录《哭静闻》诸诗槭之，以待明晨投入。迨暮，日复坠黑云中。

二十四日晨起，雨复作。上午以书投陆君。陆，镇江人也，镇此六年矣。名万里。得书即令一把总以名帖候余，余乃入谒，

为道乡曲，久之乃别。陆君曰：“本当即留款，以今日有冗，诘朝专候耳。”盖是日乃其孙伯恒初冠，诸卫官有贺燕也。余返寓，雨纷纷不休。陈主人以酒饮余，遂醉而卧。

二十五日晨起渐霁，余作程纪于寓中。上午，陆君以手书订余小叙，盖返所馈仪。余再作书强之，为受《金谷秋香》卷。下午，入宴于内署，晤陆君，令弟玄芝，昆仲俱长厚纯笃，极其眷爱焉。

二十六日晨起，入谢陆君，遂为下榻东阁。阁在署东隅，乔松浮空、幽爽兼致，而陆君更具丰腴，惠衣袜裤履，谆谆款曲，谊逾骨肉焉。是日，陆君出新旧诸报见示，始知石斋先生已入都，又上二疏，奉旨责其执拗，复令回话，吏部主政熊文举以疏救之。又知郑崧阳之狱拟戍，复奉旨欲加重刑，刑部尚书任为镌三级焉。至六月，锦衣卫以病闻。又知钱牧斋为宵人上疏，以媚乌程，遂蒙逮入都，并瞿式耜俱下狱。抚宁侯朱国弼等疏攻乌程，六月间乌程始归，郑、钱狱具未结。

二十七日雨。

二十八日稍霁。陆公特同余游韦龟岩。岩在三里西十里。

二十九日复雨。

三十日复雨。

戊寅正月初一日阴雨复绵连，至初六稍止。陆君往宾州，十一日归。

十三日游独山岩，又小独山。

十五日雨中往游周泊隘。隘在三里东二十五里。晚酌南楼，观龙灯甚盛。

二十七日同陆伯恒游白崖堡岩洞。洞在杨渡西，北向高洞三层，又东南向深洞，内分二支。入宿白崖哨官秦余家。

二十八日陆公昆仲至，同游青狮岩。岩在杨渡东南，过渡四里，乃至其岩。东西直透，东门平，西门高。洞内下甚宽平，上

两层中空透顶，西门内可望，而高不可上，须由山北小窠扳崖而入，下临西门之顶。又东入深奥，又北透重门，俱在绝壁之上。是日酌于洞中，有孙、张、王三指挥使同饮。既乃观打鱼于江畔，抵暮归，乃病。

二十九、三十两日余卧疴东阁。天雨，复不止。

二月初一日稍霁。

初二日复雨。是日余病少愈，乃起。

初三日雨中复往青狮潭观打鱼。先是张挥使言：“青狮岩之南有鸡笼山，亦有大岩。”故陆公以骑送余至此，命张往同游。张言雨中不可入，且久无游者，固阻余，仍冒雨归。自后余欲辞陆公行，陆公择十三日为期。连日多雨，至初九稍霁。陆公命内侄刘玉池、嘉生昆仲并玄芝、伯恒各分日为宴饯余。因出演武场，伯恒、二刘为走马命射演武场。周围有土城，即凤化县址也，在城东。十一日早闻雨声，余甚恐为行路之阻，及起，则霁色渐开。至晚，饯余于署后山亭。月色皎然，松影零乱，如濯冰壶。为之醉饮。

十二日日色甚丽。自至三里，始见此竟日之晴朗。是日，陆公自饯余，且以厚饌为馈，并马牌荐书相畀，极缱绻之意，且订久要焉。何意天未得此知己，岂非虞仲翔之所为开颐者乎？

十三日五鼓，雨声复作，既起，雨止，雷声殷殷。陆公亲为治装毕，既饭，送至辕门，命数骑送余。遂东出东门，过演武场，抵琴水桥，伯恒与苏友陈仲容别去。又一哨官王姓者以骑来，与刘玉池同送渡琴水桥。又东一里，北向入山，升陟坂垅，东北十四里抵一最高石峰之麓，有一土阜西缀石峰之下，是为左营。其石山东即罗洪洞贼。营北一里有墟场，趁墟者多贼人。然墟无他物，肉米而已。又北行，皆东石西土。共七里，有石崖夹道竖峰当门，乃金鸡山也。透山腋二里，北复开间峡北去。又十里，为后营。营在西土山之上。东支则石峰参差；西支则土山盘

错。营于山巅，土山形如船。其石山东乃那良贼寨。哨官杨迎款甚勤。杨号耀先，闽漳州人。欲往游东岩，以雨色复来，恐暮，乃止。

自旧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入三里，至今二月十三日由三里起程，共五十日。

三里砖城，周围大三里，东西皆石山排列，自后营分枝南下，中有土山一支，至此而尽；又起一圆泡，以城环之。参府即倚泡建牙。府周围乔松百余，高刺云霄，干大皆合抱。余以为数百年物。按碑，乃隆庆初年建府时所植，栽逾六十年，地气涌盛如此。城久颓，且无楼櫓，陆公特增缉雉堞，创三门楼。东、西、南三门。惟直北当府后无门。南门之外，又建南楼，以壮一方之势。余有《南宣楼》记。又前，则东西二溪交于汇水桥；二溪，西大而东小，俱发源后营之东西谷，西大，东稍逊，合而下洋渡。而独山岩又中峙为下流之钥。前又有独山村之山，为第二重钥。

三里之界，南逾杨渡或作洋渡。抵鸡笼山，共十二里。北过后营抵分脊岭，共五十里。昔时脊北那历、玄岸二村，北并蓝涧俱顺业里属，今已沦为贼窟。东抵周泊隘，共二十五里。西抵苏坑，五十五里。纵横皆七十里。名三里者，以昔为贼踞，王文成平八寨，始清出之，编户三里：一曰上无虞；二曰下无虞；三曰顺业里。今顺业北境与八寨接壤者十余里；那历、玄岸并蓝涧皆贼踞为巢。曾置凤化县，即今演武场周围土城，遗址尚存。随废，后以南丹卫迁此，而设参府镇之。田粮初输卫，后收归上林县；而民以不便，复纷纷议归卫矣。

三里以洋渡为前门；有李依江西自上林县大明山发源，东流至此，横为杨渡。渡之南，则石峰离立，若建标列戟；渡之北，则石峰回合，中开一峡，外凑如门，有小江自北而南，注于洋渡下流，即汇水桥下合流水也。溯小江西岸入峡，宛转俱从两界石

山中，北行数里，两界山渐开渐拓，中环平畴，有独山村界其中，一石山中立溪西，为外案，又有独山岩为内案。于是东、西两溪之水，前合而南去。北面石山愈开，土山自北而来，结为城治焉。城北土山中悬，直自后营西北天矫而下，至此而尽。其东、西两界石山，回合如抱，愈远愈密，若天成石郭，另辟一函盖于中者。盖西来之脊，高峙为大明山，分支东走，环绕于苏坑南北者，遂为西界之障；又北转，而东抵后营之后，乃中分土山一支，直南四十里而结三里。若蓼中之房，其分支东度者，又南转环绕为东界之障。故周泊、苏坑两处，为三里东西之腋，正中与城治相对。其处东西最拓，若蓼之中折处焉。由周泊而南，渐转渐合，至洋渡而西向临溪，则青狮庙之后崖也；由苏坑而南渐转渐合，至洋渡而东向临溪，则白崖堡之东崖也。二崖凑合于洋渡，即所入之前门，若蓼之合尖处焉。

东西两溪，俱在两界石山之内，土山北自后营盘伏而来，两源遂夹而与俱。西界者，南至罗墟北，又合一西来之水，曲折绕城西，又西抵石村，合汛塘之水，乃东南出汇水桥下，合东溪。东界者，南至琴水岩东，又南出琴水桥，又合一东来之水，曲折抵东南石峰下，又穿流山峡中，乃西出而合西溪。二水合而南，经两独山濞之，又南注于洋渡之东。大江西下，此水北下，合并东去。其西北之夹，即洋渡东北之夹，为青狮庙后崖。

韦龟洞在城西十里韦龟村。西由汛塘逾佛子岭而北，其路近；北由罗墟转石山嘴而南，其路远。其中群峰环绕，内拓平畴；有小水自北而南，分流石穴而去。惟北面石山少开，亦有独峰中峙若标。韦龟之山，自东南中悬，北向而对之，函盖独成，山水皆逆，真世外丹丘也。数十家倚山北麓，以造纸为业，栖舍累累，或高或下，层嵌石隙，望之已飘然欲仙。其西即洞门，门亦北向。初入甚隘而黑，西南下数步，透出石隙，忽穹然高盘，划然内朗。其四际甚拓，而顶有悬空之穴，天光倒映，正坠其

中。北向跻石而上，乳柱前排，内环平台，可布几席。南向拾级而下，碧黛中汇，源泉不竭，村人之取汲者，咸取给焉。平台之前，右多森列之柱，幢盖骈错，纹理明莹；左多层叠之块，狮象交踞，形影磊落。其内左右又可深入焉。秉炬由右西向入，渐下渐岐，而南可半里，又开一壑而出。秉炬由左东向入，渐跻渐逾而北，可半里，又转一窦而还。闻由右壑梯险而上，其入甚深；然觅导不得，惟能言之，不能前也。是岩外密中宽，上有通天之影，可以内照；下有逢源之窍，不待外求。一丸塞口，千古长春。三里虽岩谷绝盛，固当以是岩冠。况其外村居，又擅桃源、谷口之胜乎？

琴水岩在城东六里琴水桥之北，中支土山东南尽处也。东溪自北，环山之东。土山即尽，独露石山一拳，其石参差层脊。山南亦有数家之村。洞在村西山半，其门南向。初入洼而下，甚欹侧，北进数丈，秉烛逾一隘转而西，始穹然中高，西透明穴，北有暗窍，当时处有平石阔三丈，卧洞底如坠，可攀而憩焉。秉炬穷暗窍，数丈而隘，跻其上，亦不能深入，乃仍出至平石，跻西穴而出，则山之西面也。下山仍转山前，骑而周玩之。洞前稍下，其东亦开一岩门，亦南向，外高而中浅，村人积薪于中焉。其北又开两岩，一上一下：上者在重崖，无路；下者多渚水，然亦不能与前通也。

佛子岭北岩，在城西七里汛塘村之西。佛子岭者，石山自西分枝而东，东为汛塘、仙庙诸峰，而岭界其间，石骨嶙嶙。逾岭而北下，则韦龟村西坞之水，南流而抵其麓，倾入洞焉。洞门北向甚豁，中回环成潭，潭中渚水渊澄，深不可测。潭四周皆石壁无隙。闻其南有隙在水下，大潦从北捣下，洞满不能容，则跃而出于山南之崖。盖南崖较高，水涸则渚于北而不泄，中满则内激而反射于外。其交关之隙，则中伏云。门右穿旁窦，南抵潭东涯上。其上有石高砦潭旁，上与洞顶不即不离，各悬尺许，如鹊桥

然。坐桥下而瞰深潭，更悠然也。

佛子岭南岩，在佛子岭之南。其门南向，前有石涧，天成若槽，有桥横其上。时涧中无水，即由涧入洞；洞外高岩层穹则裂，不能宏拓。北入洞，止容一人，渐入渐黑，而光滑如琢磨者；其入颇深，即北洞泄水之道也。盖水大时北洞中满，水从下反溢而出此，激涌势壮，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云。

佛子岭西北岩，在佛子岭西北一里，其门东向。韦龟村西坞之水自北来，又分流一涧，西抵此洞前，忽穴地下坠。洞临其上，外门高朗，西入三四丈即止。洞南有一隙，亦倾侧而下，渐下渐黑，转向西南，无距而出。闻下与水遇，循水西南行，即透出后山。乃知此村水坠穴，山透腹，亦与向武百感一辙也。

独山岩今名抵柱岩，在城南四里。此地有三独山，皆以旁无附丽得名：一在溪东岸，与东界石山近，其山小而更峭；一在此山南五里，障溪而东环之，其山突而无奇；独此山既高而正当中，与向武之琅山岩相似，省中之独秀无此峭拔，亦无此透漏也。其岩当山之腹，南北直透；南门高进如裂阙，其前有巨石，自岩顶分跨而下，界为两门：正门在东，偏门在西南，皆有古木虬藤倒挂其上，轻风飘曳，漾翠飞香，甚异也。岩中如合掌而起，高数丈，阔一丈五尺，平通山后者五六丈。上有飞崖外覆，下有涌石如栏，南北遥望，众山排闥，无不罗列献于前岩之中。分窍西透，亦转而北，又通一门其内架阁两重，皆上穿圆窍，人下窍行，又若透桥而出者。此一洞四门相通，山甚小而中甚幻也。惟东向不通。其崖外又有一门东向，而西入深亦数丈，是又各分门立户者。

小独山岩在城东南五里，与砥柱东西相向，夹小江而立。自砥柱东望，似此山偏与东界近；自此山西望，又似砥柱偏与西界近；自其中望之，其实两山之去东西两界各悬绝等也。山小于砥柱，而尖锐亦甚，极似一浮屠中立者。下亦通一门，有石跨其外